

杜鹃园

责任编辑:苏诗苗 425769782@qq.com

视觉编辑:林丽琼

散文 世界

—

编读 桥

地与人

土地与人的关系,始终具在。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我们在土地上行走,在土地上悲忧喜乐,在土地上生死离别。土地却总是以一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出现,它们或以一个村,或以一座城站立在天际间,并接纳着每个依赖于地的生命。

本期刊登的几篇稿件,涉猎了前述的话题,并表达了各自的内在体悟。《剑沙一瞥》是作者叙写的长小说的一个章节,读这些文字,尚无法准确把握其小说的原本意味,但作者的叙述语调已然显现。《一个人与一座城》讲述了作者与三明这座城市的渊源,生命情感的娓娓叙述中,深藏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《铺城小记》和《三顾闽江源》是本地两位作家的个人叙写,却是她们长期生活在彼处的情感累积,它们浓烈而鲜明,也是独特的。

（编者）

小说 世界

剑沙一瞥

●百越山

临近黄昏,一艘木帆船悠悠地靠向码头,船上的水手大声吆喝着岸上的船工,接住抛向岸边的锚绳。这是当天最后一艘从沙县上行的货船,要在三元镇过夜,天亮后才能继续上行永安。因为沙溪河在三元镇境内的河道,滩多水急,别说是夜里,就是白天行船,也十分凶险,稍有不慎,就可能触礁沉船。本地人有一句谚语:有菜莫吃菇,有路莫坐船,直接把沉船的风险,比作吃错菇中毒。

船停稳后,在甲板和岸边架起一块长长的木踏板。一百多年前,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,一手撩起灰布长袍,小心翼翼地踩着踏板,晃晃悠悠地走到岸上的石阶上。不料他才在石阶上站稳,身后一个水手就拎着他的行李,一阵风似的跑过踏板,把行李送了过来。

年轻人不由羞红了脸,水手却笑着说,你是读书人,不像我们做苦力的命贱。

年轻人道了谢,提起藤条编的行李箱准备离开。水手又嘱咐了一句,你上岸后赶紧找个客棧住下,天快黑了,这里不比沙县大码头,你一个外乡人怕被人盯上!

年轻人名叫王礼钤,在福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,做了两年小学教员,此次是应族叔王献南之邀,前来三元谋一份更好的差事。他先从福州坐闽江轮船公司的汽船,溯闽江而上,第一天在闽清水口过夜,第二天下午才到南平码头。然后换乘木帆船沿沙溪河上行,又是两天才到沙县西城门码头,宿一夜后,再乘船一天,方抵三元镇,一路上竟然是足花了五天时间。

离开福州前,王礼钤零星打听了

些三元镇的情况,知道此地是东联沙县、西接永安的水陆码头,人口约有五千之众,是福建内陆山区的竹笋、毛边纸、木材、山菇、蝉蛻等土产的集散地。由于地处闽中山区,陆路交通十分不便,与外部连接都是崎岖山路,尚无一条公路,走陆路只能靠人肩挑背荷,因此商旅主要依赖水路运输。

王礼钤想起水手临别的嘱咐,心中有些不以为然,这里虽然陆路交通闭塞,但也是个繁华小镇,不至于盗匪猖獗,人身安全没有保证。况且他的族叔王献南,据说已是此地有身份的人物,有他关照,还有什么可担忧的。

不料才离开码头走到街面上,王礼钤就遇到了麻烦。三元镇布局规整,主城在沙溪河南岸,以王礼钤上岸的龙船巷为东界,向西共有八条南北走向的巷子,由前后两条长街相连,称为前街后路。紧挨着河边的就是前街,有近3里长。

王礼钤初到三元,哪里分得清方向,站在龙船巷口四处张望,不知该往哪走。不等他迈开步子,便有一个头戴黑色毡帽,身穿蓝色马褂,面色黧黑的壮年男子靠了上来。

果然,戴毡帽的男子对三个士兵打了声招呼,士兵只斜眼看了看王礼钤,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王礼钤只觉脑袋一懵,稀里糊涂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等到第二天上午,王礼钤被族叔王献南从街头小馆领出来时,他身上那套离开福州时新做的棉袍,已经被别人扒了去。

王献南三十多岁,比王礼钤不过年长十来岁,却已是一副老于世故的模样。他没有数落这位省城来的侄子,

一脸惯见不怪的神情,把他带回位于城西的陶家大厝。

王礼钤惊魂未定,一路上反复向王献南请求,要借些盘缠马上返回福州,片刻也不想待在这个是非之地。

王献南笑着说:“你是秀才遇到兵,吃点亏不丢脸。这里不缺勇武之人,缺的就是你这样的儒雅文士,我正等着你一起干大事呢!”

“这等之地,能有什么好事可做?”王献南说:“少安毋躁,你先安顿休息,等听了我的安排,你再做打算不迟。”

陶家大厝位于三元城西北角的桂龙坊,是一座有五进院落的大宅院,由清末三元镇的大富商陶仕缙所建。陶仕缙当年靠经商赚了万贯家财,号称沙县西溪第一富商,已于1918年去世,如今当家的是陶仕缙的长孙陶培荣。

王献南是陶培荣请来的师爷。他作为一个外乡人,是如何结识陶家少爷,又被陶家所倚重?对外人而言,始终是一个谜。王献南刚说出邀王礼钤来此的目的,就令王礼钤难以置信。

“你说的当真,陶家大少爷要当归化县长?”王礼钤瞪大眼睛看着王献南。

归化县与三元镇相邻,虽是闽西小县,可当上了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县长呀!而王献南介绍的陶培荣情况,文不过上几年私塾,武不过和家养的武师学了几年武术,怎么看也不像当县长的料。而王献南请王礼钤来,是看中他上过新学。县长要有新气象,身边光靠前清的师爷,怕是撑不起台面。

跟着县长做事,多少也算是个小官。王礼钤心想,比起他做小学教

一个人与一座城

●汪震国

对流浪的向往。整个少年时期,大山背后神秘的远方,就像天堂般地吸引着我,让我夜不能寐,寝食难安。

进入高中读书后的一个星期天,我与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登上了郊外一座最高的大山。然而到了山顶,没想到远处竟然还有更高的山峰挡住了我们的视野。为了能看到大山背后的远方,我们顾不上荆棘刺手,野藤缠绕,硬是在没有路的山林里,闯出一条路来。可是,当我们再次登上远处的最高峰,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望见神秘的远方时,等待我们的还是再一次的失望。尽管我们都把眼睛睁到了最大,甚至有个同学还特意爬上一棵大树极目远望。然而只见大山的背后除了重峦叠嶂的山峰外,还是连绵起伏的群山。

—

其实,当年的三明不仅除了城区规模小,流动人口少,经济不发达外,基础设施更是非常薄弱。市区通往外地的公路虽然有好几条,但几乎都是低等级的沙土路,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。一次我们几个同学求爹爹告奶奶,总算搭上一个同学父亲开的大货车去省城福州游玩,没想到竟然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天。至今我仍记得,大货车一直在蜿蜒弯曲的山路上上下不停地颠簸,我们坐在后斗车厢里的几个人差点要把苦胆汁都吐光了。好不容易熬到福州下车后,大家几乎谁也不认识谁了。满头满脸的灰土蒙住了大家各自的脸庞,只有露出一双眼睛还在动着。这样的路况,让我对远方既充满了激情和渴望,同时也心存疑虑和恐惧。

此后,我对远方的渴望就全寄托在了火车上。当年,三明出行最方便快捷的就要数铁路了。然而市区只有一条客货混运、穿城而过的鹰厦线。不管你住在市区的哪个角落,你都可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。尤其是午夜时汽笛鸣叫过后喷出的长长的烟岚,和沿着铁轨一直向着远方不断延伸的那绿莹莹的信号灯,更是让我对远方充满了期待与向往。在那个漫长的青少年时代,只要每次看到火车从我的面前呼啸而过,甚至只要远远地听到火车那悠长的汽笛声,我的大脑就开始不再安宁,情绪就开始激烈动荡。于

是便一次又一次来到铁路边,设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登上火车,然后一直奔向梦中的远方。

没想到,对于远方的渴望直到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终于得以实现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,我获得了到浙江师范大学进修的机会,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去省外,也让我第一次登上了日思夜想的火车。记得那天刚好是一个中秋之夜,月光出奇地明亮,整个车厢都被月光照得亮堂堂的。然而车厢里的人实在太多了,人与人之间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紧紧贴在一起,更不要说有座位坐了。我就这样一直在火车上站了整整一个通宵,等火车到了浙江师范大学所在地的金华火车站时,我的腿肿得连路都不会走了。当时要不是车上的好心人帮我把行李从车窗口递出来,我真的连拿行李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尽管这是我第一次奔向远方,旅途充满了劳累与疲惫,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喜悦。

—

说实话,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感情,真的是无比复杂,令人费解。就在我一次又一次走出三明,走出国门,走向梦中方远的时候,我却发现自己对三明的情感与依恋竟然也越来越深了。经过漫长岁月的浸润,我已经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变成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又从一个昂首阔步的青年逐步迈入头发花白的老年。而三明当年这座小小的山城,也在我的凝视与关注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,不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城,转变为闽西北一个重要的经济重镇,中国最绿省份中最绿的城市,更由于多年来始终坚持不懈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,和一以贯之在林业生产、医疗体制、金融发展等领域的深化改革而闻名天下。这些年来,不管我走到哪里,只要说到我来自三明,各地的朋友都会对我伸出赞赏的大拇指,都会露出称羨的笑容。

如今当我白发满头之时,却越发热爱起眼前的这座山城来。因为岁月让我明白,一座城市尽管规模再小、人口再少,地域再偏,但是只要这座城市驻留过你的青春,萌发过你的梦想,埋葬着你的亲人,那么这座城市就是你的福地,这座城市对于你也才有了真正终极的意义。

散文

铺城小记

●张先震

我写铺城,似乎不适宜。原因有二。其一,我身体残疾三十年,活动受限,出门甚少,对小城的了解还不如常人。其二,我非出生于小城,在小城生活也仅15年,对小城更早期的变迁,景观的增或减,人事的沉浮变化,都未能目睹。然而我毕竟也生活于此15年了,呼吸了小城15年的空气,喝了小城15年的水,写写它,也应该是有资格的。

每到清晨,金溪河水雾气氤氲,雾气弥漫,小城笼罩在或浓或薄的水雾中,如梦如幻。省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在小城做人物采访,住了两天,说,这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啊!空气确实好,景致也确实迷人,只是离河近了,若遇着南风天,空气便潮湿得严重,室内的地板、墙壁,都湿漉漉的,若不注意防潮,家具极易发霉。

小城小,人们许多是相识的,即使彼此不相识,也可能是熟人的熟人,朋友的朋友。我的微信朋友圈,看点赞和评论,常常让我意外:原来他们也是微信好友呀,看似他们俩八竿子打不着。我十几岁时,暑假从乡下进城来治病,在县医院住了十八天,那时,常在医院门口的街道,看到一位花甲老人,如今,二三十年过去了,医院早已搬迁,我竟在街上又遇到了这位老人,我一眼便认出来,容颜虽老了,但精气神依然在。

小城人的饮食比较杂乱,很难说得上有什么特色,若硬要说有,那就是“咸咸辣辣”。小城人的口味偏咸偏辣。我父亲朋友儿子,几年前在小城的一家小酒店做起厨师,我很好奇,问他什么时候学了烹饪,他轻描淡写地回答:随便学了一下,很容易,在这里做菜,抓住“咸咸辣辣”的特点就可以了。他是长汀人,只不过之前曾在小城生活了两三年而已,就已掌握了小城人的口味。

小城人的擂茶,是要大书一笔的。小城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擂茶的?无从考究,时间确是很久远了。婚嫁、添丁、乔迁、升学,所有的好事喜事,都必须擂擂茶,请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来喝擂茶,甚至于无甚喜事,也常常互请喝擂茶。擂茶的原料不复杂,主料是生芝麻,配料有橙皮、凤尾草及按季节气候加入的少量中药,把这些全放入陶制的钵钵,用茶树棍磨成浆,再冲入开水即可。因里面有草药,故擂茶具有清喉润肺、清热解毒的功效,只是初次饮的,多不习惯,但多喝几次,便甘之如飴了。

还有,在小城稍稍住得久一点,就会听到一个名字:杨时。说到小城的历史与文化,是绕不过他的。

小城人口不多,且来自外县、外省在本城定居的占了多数,有的已是好几代人。如此,便有了和开放都市一样的特点:包容。是的,小城基本没有排外思想,不欺生,友善好客。小城的变化,不能说日新月异,但确实在飞快变化着。

三顾闽江源

●林成勇

我探访闽江源。第一次是十年前受去均口办事的朋友之邀临时搭车去的。那时到闽江源的道路还没修成水泥路,俱是山坡土路。路上特别有一处是陡坡回头弯,所乘吉普车方向盘一把打到底都转不过去,须赶紧谨慎倒车修正车子后才能继续前行;一路上有时交会车也常常要小心倒车退至稍宽敞处才能顺利通行。那次因往返时间紧,到了均口村张家山小组和严峰山上的闽江正源头,如蜻蜓点水般看了些眼前风景,匆忙拍了几张照片后就乘车返回集镇了。

第二次探访闽江源,是2017年的一天下午,随同县美协的朋友一道去张家山写生。到了张家山,就相邀同行者想去探访下闽江源。可是因为那儿还没有去闽江源头的指示路标,几个人或忘记或一时无法辨明去闽江源正源头的山路,后来走错道爬上张家山小组对面的一座山,却始终没有看见闽江正源头的那一泓清泉。看来对不大熟悉者来说,去闽江源头的山路小岔道不少,也会宛如步入迷宫,难辨方向。所以严格说来,这一次是不成功的探访。

之后,我就想,对于千里闽江之源(自源头至连江长门全长为562.2公里)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地方,一定要找机会再去探访。

这一次,老天似乎很欢迎我们探访闽江源,初春气温回暖,天空蔚蓝深邃。从均口镇政府所在地驱车9公里,只花了15分钟便到达张家山村小组。现在是修好的水泥路,路况好多了,原来的那个回头急弯也大大改善了,有的坡度大的水泥路面还特意设置了防滑纹。到了闽江源所在张家山,因为海拔较高的缘故,晴空下风有凉意,四处春意盎然。蓝天下,所见的是这一座那一座散落的棕灰色的木屋,一丘丘的水田蓬田鱼塘四布,农人驱牛犁田,溪水哗哗直响,廊桥横卧其上,山上绿树葱翠,让人静心,恍有撞入世外桃源之感。听陪同的村干部说,因严峰山流下来的山泉水丰富,这儿产的稻米和莲子香糯可口,稻田中的稻花鱼价高抢手。在村干部的引导下,众人沿着山路信步前行。这山路弯弯曲曲,约有一米多宽,较硬实,常有枯黄落叶覆盖路面。我觉得作为闽江源区域,有这样的山路挺好,脚踏实地,原生态味十足,似可不必另去铺大理石鹅卵石之类了。

树荫山路,辨明歧路,一路向右,一行人边走边聊。这样拾山而上走了十多分钟,到了海拔950米处,丛丛的青冈树旁,冷不防,闽江正源头便突兀出现在眼前,令人眼前一亮。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冲动感、激动感、崇拜感。

十年不见了,日照下,“闽江源”三个石刻大字依然红色耀眼,许是源水滋润,许是天佑闽江源。俯视着石下一泓源头清泉,心情崇敬的我禁不住弯下身子,竭力靠近源头之水,惟有静静地凝视、凝视……在我的头脑中,瞬间幻化展现出清冽的源头水顺着严峰山山势流淌而下,一路披荆斩棘,一路接纳支流,一路奔腾欢歌,一路哺育众生。